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吴向華

謄録監生臣黄佑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天書封祀

真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陜州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

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陜州初張詠

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我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怏怏不

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葢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

旦䁥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黄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

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塲以佇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黄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塲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昚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黄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

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

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
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
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
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旰
食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
沆曰强敵外患足為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
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
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

然血氣方剛不畱意聲色犬馬則土木兵甲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為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權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校優詔奬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

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
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
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等
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
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
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
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
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作玉清詔應宫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

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䃮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䃮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日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

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還宮羣

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
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
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
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
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
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

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在武衛將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兖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戊

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　冬十月庚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陜州言黄河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

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廵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

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狥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

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令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

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説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䟽曰陛下將幸汾隂而京師人心不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逺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黄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逺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

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黄巢奸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賛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

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糞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瑞競又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

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贊　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静避世之意瀆

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粟帛辛未至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為之要　三月甲戌次陜州遣陜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陜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常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強其

出己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　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

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瘿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令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

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黄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黄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為元朗為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已未大赦　閏十月已巳

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
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
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
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
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
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
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
為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

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真觀德　十一月丙申

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

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宫使以王旦為之

丁未作汴永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宫於京師

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州

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宫　八月庚申

詔來春親謁太清宫庚午加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

帝孫輿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

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祠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無道甚矣今以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

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册寶己酉謁老子於太清宫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清昭應宫成初議營宫料工須十五年修宫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毁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宫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宫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為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宫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衮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已酉上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悦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

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咈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在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

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别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為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髪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命楊億以為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令泉湧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

謂叅知政事先是廵檢朱能挾内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降於乾祐山時寇凖判永興軍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

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
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
靈寳符上清護國經寳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
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徳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
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乗輿
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
歸闕復為李輔國刼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

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名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皆不聽寇準由是得名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名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史臣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

聽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族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

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宫災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㫖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吕夷簡又助雍言

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宫之建非應經義天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應天變右司建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宫觀使

丁謂之姦

真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叅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

終能折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
以為然謂既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甚謹
嘗會食中書羮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
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慙恨遂成仇隙
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
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
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
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

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
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廸曰太子出則撫軍
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
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　丙寅以李
廸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
平章事　癸酉入内都知官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
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周懷政股與之謀
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宫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

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隂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勲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乗犢車挾崇勲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

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廸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争蓋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叅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壬寅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甞以第舍假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

戊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譎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内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

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也謂罔上弄權私
林特錢惟演而嫉寇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凖無罪逺
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
臣顧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
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
非臣敢爭乃廸詈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
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廸謂同罷制既而謂復
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

遇殊於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㕘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陳邦瞻曰當國

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户者係樞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真宗之寢疾也事皆決於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摇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廸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

特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於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吕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為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為邪謀也哉葢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

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為智也萊公號為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視若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魏國公曹利用為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間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柩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

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殿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内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宫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庚申命丁謂為山陵使　戊辰貶寇準為

雷州司户叅軍李廸為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凖李廸可託丁謂怨凖而太后憾廸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廹廸行或語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

中使齎敕詰準就賜以錦囊貯劍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邀蔡齊附已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己酉命參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庚申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

令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
有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
山陵事重蹹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
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横
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
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
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
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曰諠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内使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

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
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
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虛實
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
帝顧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
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
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
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

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為西京轉運使改命馮拯為山陵使　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　丙子以錢惟演為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為崖州司户叅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内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内紿言出其家山

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於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

使者會衆僚時逵之爕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燻灼因附之與為婚婣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曰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𡚁祖宗之

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内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奬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黄紙上押字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明肅莊懿之事

真宗景徳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穆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宫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宫侍劉徳妃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徳妃攘為巳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徳妃劉氏為皇后初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

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鍜銀為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為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廸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

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八月乙巳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於

崇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問參知政事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

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自是后左右用事者多憚宗道目為魚頭參政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令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

稱為知己蓋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

后既取帝為已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内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閒吾母子耶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言

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𤼵哀成服且謂入内都知羅
崇勲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
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
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
言鑿垣非喪禮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薛
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衮
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

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朱郊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内徙　甲午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宫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宫掖間未嘗妄改作内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

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岀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勲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勲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

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曰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龎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

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内侍羅崇勲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為右司諌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叅决國事亟上䟽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删去叅决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册命而已　初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閒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

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過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别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

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明道二年夏四月吕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絶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

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内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美人張氏卒追冊為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立之議帝猶疑

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
陛下頸乎帝意遂决夷簡先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
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宫
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
孫祖徳宋庠劉煥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
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
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
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

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徳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徳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無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

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宫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别宅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為皇后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宫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宫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益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閻文應以常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斂𦵏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為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

慶歷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於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內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

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於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内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册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兾動揺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剡剡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彦博為首相介

遂劾彦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縁奄侍通宫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功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彦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彦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亦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

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寛貸遂貶介春州别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彦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庭議凡宫禁

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溫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使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導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溫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天聖災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壞屋
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
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
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
死田穀焦槁秋成絶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
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
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如誅罰絶理則大水殺人
欲德不用兹謂張厥灾荒上下皆蔽兹謂隔其咎旱天

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
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令
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
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
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
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
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
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倖

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耶陛下信任不篤耶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

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於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

七年六月丁未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

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滎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葘者幾於十九臣以為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

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秉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宫震雨雜下烈熖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祐浹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

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童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畢工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内百姓勞於下内耗下勞何以為國况天災之已遠之是欲競天無省巳之意逆天不祥安巳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税寛減則可以謝

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巳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灾詔曰廼者火灾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宫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巳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虚偽

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内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明　馮　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茶鹽榷罷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

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吕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陜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劵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

至是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廪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户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

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三年十一月復榷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輂用

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户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

耗矣

景祐三年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税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慶歷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

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劵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塲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衒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愽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為陜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

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

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
授以要券即池驗劵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
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
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内之民得安其
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榷茶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
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户困於征取
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産逃匿者歲比有之又

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
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强設法以禁之
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既而葉清臣請
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
為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為不可行於是著作佐
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
户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
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

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户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付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員數

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
者往就問之而皆讙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
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
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
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
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
或有貸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
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

行天下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戸先時受錢於官而令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被罰耳令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為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令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神宗熈寧二年三月以薛向為江淛荆淮發運使時范

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令羣牧主其説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即求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求興為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榷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

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税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税一例折輸税額總三十萬杷乃即蜀諸州刱設官塲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塲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户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塲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税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塲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塲榷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

而罷茶場值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黄廉往附蔡確出為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茍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茍存以為利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棓克斂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許通商

徽宗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産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乾没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盖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盖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

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内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

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

坊樂高二律葢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刱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

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乃詔内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内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

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鍾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復字復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游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

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五月李照上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聲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黄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

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

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黄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葢為夷則至應鐘四宫而設也夫五音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

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令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宫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

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筭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黄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絃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

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黄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凴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

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黄鐘之宫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内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黄鐘之宫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

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黄鍾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黄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

亦皆類此又阮逸　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黄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内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

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睹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巳意别

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宫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

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揺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令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玉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巳未内出御製明堂

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黄鍾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黄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鍾

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三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黄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宫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

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刱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别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十一月詔曰朕

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

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
嘗為改更未適兹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
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
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
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
互詆胷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
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
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祭政

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宋祁田況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脱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黄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

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黄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樂竟不能决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

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縁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
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
既制作必有稱謂縁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
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
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
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憪然念兹
大懼列聖之休未能照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
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令禮官學士追三有事之臣同

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鍾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四年五月户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

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為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為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黄鍾為宫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

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頴達作疏因而述之據
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説其康成頴達等即
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
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黄鐘為律臣曾
依此法造黄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
鐘大小之制則黄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
大小比黄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
宫即黄鐘大吕反為商聲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

象令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吕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巳成竊縁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黄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宫為諸律之首葢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令十二鐘磬一以黄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甞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

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兊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

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叅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氏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

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用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為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

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戞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叅議

凡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閒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凡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

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鍾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鍾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内無損益鍾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黄鍾則是商為宫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内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鍾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

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

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

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宫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宫架十八虡太常以謂用宫架十二虡則律吕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宫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叅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

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巳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以來上閲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樂成著為八論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牴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令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葢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

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為經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宫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

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樂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黥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

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

議司令知音律者叅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黄鍾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吕夾鍾或可分也而黄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㫖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内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歴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

化廼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鋭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説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為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黄鍾之律禹効黄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

裁為宫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黄鍾之律定矣黄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

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

罷按金錞簫鼓戚築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髙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顏和豫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

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𠒋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瑞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漢魏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

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

加魏漢津虚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宫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午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

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惉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

樂並巳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縁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宫則戰故春禁宫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宫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宫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

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爲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爲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爲詔旨淫哇之聲轉爲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

為黄鐘宫以夾鐘為中吕宫以夷則為仙吕宫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令依月改定詔可

慶歷黨議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未至即論事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令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

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

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麄踈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新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

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卿上書曰歷觀前代神聖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

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令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

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葢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説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意而江充以族肉刑

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隔之至也盖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俊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蔽塞主勢孤危軫念於兹可為驚怛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勸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

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蘇舜卿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惟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默然如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啟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

色臣欲言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但恐横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莫敢為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乃罷猶坐於後苑門有

白事者立得召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令陛下
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
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葢藏誅斂科索殆無虛日
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
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巳以御人洗心以鑒
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纎人親近剛明鯁
直之良士因此變災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夫明主勞
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

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侍郎擢平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謟非輔相器石中立在朝行以詼諧自任物望甚輕乃爲執政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溫和軟懦無骨鯁敢言之氣斯皆輔臣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上頗納用其言　冬

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為帝朋設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輔

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門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龎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令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强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紿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

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臣庶極言朝政闕失

慶歷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因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直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

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無
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
所宜行旣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
之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
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爲朋黨論
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
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
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

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

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

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喪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見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夏竦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

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令則不能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

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宫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逵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　乙巳夏悚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悚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悚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悚經畧西

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説帝乃悟㑹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越從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

呌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吕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

埭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

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闑為予京兆堲予讒說賊叛於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罸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

觀弼之心錬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扎曰衍汝來汝予黄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櫑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禄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

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
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
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
別舉擢畯良掃除妖慝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
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
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
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
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

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

皇帝德羣臣蹴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

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

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

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

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

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

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月吕夷簡罷陜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葢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於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

乗此求賂兵黷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

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别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秋七月丙子

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陜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

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至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矣　癸丑以韓琦為陜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相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九月戊辰吕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

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㫷之等首被兹選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

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耶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

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寛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

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虧

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勵非甄别人情不憤悱具

申凡目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

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

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

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勲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歳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歳

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令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

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
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
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
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
是任子之恩殺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
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為陜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叅知政事特賜知邊事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吕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陜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悦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毁寖盛

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為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陜過鄭州時吕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

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𠉀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同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歷之事銳之於始而不救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　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

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甲申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内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争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賫敕告即青州賜

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
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
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
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
龐籍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
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
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

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娱賔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戯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

止黜監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遂論

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諧衍庇二人帝不恱遂併黜之衍罷知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

命弼使遼以正辯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北來歸盛言北方自其主而下皆稱羡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静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

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令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

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揺大臣則誣以専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惟有専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

潞州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輩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為償之迫按問而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　六月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曾人稱為徂徠先生貌厚氣完學

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狂人孔直温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倂所遺孫復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己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兖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兖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合族保介必死提

刑吕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

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